# 拉纤者纪念新中国60周年优秀征文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梦醉花间 更新时间：2025-05-02

*纤道漫漫拉纤的经历告诉我：生命的轨迹就如纤道，人生就是拉纤，有进有退，有深潭，也有险滩。纤道漫漫溆水流经思蒙，流经我家门口时，由于高山阻挡，它显得格外轻狂浮躁，一路险滩，白浪翻滚，咆哮向西。小时候，我们常在浅滩边戏水，看排客飚滩，那种波峰浪...*

纤道漫漫

拉纤的经历告诉我：生命的轨迹就如纤道，人生就是拉纤，有进有退，有深潭，也有险滩。

纤道漫漫

溆水流经思蒙，流经我家门口时，由于高山阻挡，它显得格外轻狂浮躁，一路险滩，白浪翻滚，咆哮向西。小时候，我们常在浅滩边戏水，看排客飚滩，那种波峰浪尖的生活，彰显着男人的阳刚与悲壮。看纤夫拉纤，号子歌伴着轰轰流水，别有一番韵味。涨水时，我们匍匐在洪水的\*威里，感叹大自然之洪荒。

溆水河，一条神奇而恐怖的河。岸边那条蜿蜒的纤道，是拉纤人用赤脚磨出来的，它记录着人间悲欢，镌刻着世道沧桑。

当年爷爷躲壮丁，就漂泊在这条河上，他为财主家拉纤，热天的汗珠滴在纤道的岩石上，一会儿就干了。冬天赤脚的皲口渗出了血，印在纤道的石头上，第二年还能清晰可见。他们边拉边唱：纤夫滩上变牛爬，上城去看张冬霞。张冬霞是当时县城辰河高腔戏班里有名的旦角，纤夫们就用这种方式打发那艰辛而无聊的日子。爷爷说，多少次拉纤从家门前过，看到自家烟囱在冒烟，看到孩子在地坪里嬉闹，就是不敢回家，不敢叫。解放了，爷爷与家人团聚，已须发花白。他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，抛洒在滚滚的溆水里，飘落在漫漫纤道上。爷爷时常凝望着溆水，抽着闷烟，回忆那遥远的往事。长叹一声，都是命啊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为了多挣几个工分，并享受一次中餐补助，不会游泳的父亲，加入到队里放排的行列。为了生计，他不得不冒这个险。临行前夜，父亲总要对我们说许多话，母亲也再三叮嘱他，似有赴难时生离死别的感觉。我的心头总是升腾起一种不祥的念头。父亲一离家，母亲就开始念叨，我们整天沉浸在惶恐的氛围里，只盼父亲平安归来。大约三天后的傍晚，当炊烟弥漫了小山村，当太阳的余晖把溆水照得金光粼粼的时候，一排扛着竹篙的队伍，出现在溆水河边的纤道上。女人们就远远地点数，一个没有少，她们的脸上就绽开了笑容，才记起没有做完的家务，纷纷嘻笑着回家去。我想，母亲一定是兴的，但她没有把喜悦写在脸上，下次父亲还可能去，恐惧和担心依然存在。每次父亲归来，给我们带来了团聚的快乐，还带回了发生在纤道上与水搏斗与命运抗争的故事。

1977年秋，我要上高中了，七元五角钱的学费，难倒了大人。我们抽空砍了1000多斤柴。父亲弄来一条小船，我们把柴从山上搬到船上，拉到思蒙去，卖给供销社。中午时出发,父亲拿根竹篙在船上撑，我背一条长绳在岸上拉，沿着那条崎岖的纤道向思蒙方向逆水而行。船在静水里行走，轻松，我一边拉着纤绳，还一边唱“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”。纤道突然一转，只见白花花的滩水翻滚而下，水声震耳欲聋。父亲说，这就是“哦落滩”，滩陡水急，翻船烂排的麻烦事经常发生。家乡的方言中，把麻烦事叫“哦落害”，“哦落滩”因此而得名。父亲毕竟放过几回排，有些经验，他跳到水里，把船照着浪小的地方推，我把身子尽量放平放直，双脚用力蹬着石头，两只手也抓着石头，一点点往上移，比较顺利地走出了“哦落滩”。

小船来到“了了滩”脚下。天色已黑，两岸的人家已点起了灯。我们又渴又饿又累，讨厌的蚊子在头顶盘旋。我的肩头好像火烧一样生痛生痛。父亲说休息一下，拉上这“了了滩”就到手了。十分钟后，我又背起那条已显得很沉重的纤绳，像牛拉犁一样，艰难地往上爬。也许是我们力气用尽，也许是天黑看不清航道，这次我们再没有“哦落滩”那么顺利，船几次就到滩头了，怎么也拉不动了，父亲叫我用力，我就叫父亲把船往水深一点的地方推，都无济于事。搁浅了，只有往后退一点，可船一动，我们就再也敌不住，连人带船冲回了滩脚。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前功尽弃”，也明白“了了滩”的来历。我们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进攻，都失败了。万般无奈，我们只好把船上的柴下掉一半，分两次拉，终于拉出“了了滩”。半夜了，父子俩已精疲力尽，把船固定在岸边的柳树上，躺倒在河边那柔柔的布满露水的草坪里。满天的星星伴着一片残月，那么悠闲地照着哗哗的溆水，照着那条从下游延伸而来的纤道，照着躺在草坪里那对疲惫不堪的父子。那年，我14岁。拉纤的经历告诉我：生命的轨迹就如纤道，人生就是拉纤，有进有退，有深潭，也有险滩。

如今，溆水下游修了一座电站，险滩被淹没了，四十里高峡平湖，四十里黄金水道，各种船只上百条，装人运货忙个不停。今年故乡搞旅游，不少的省外国外游客纷纷前来观光，好不热闹。

只有那条古老的纤道，静静地躺在水里，恬然地倾听着尘世的繁华，追忆着渐远

本DOCX文档由 www.zciku.com/中词库网 生成，海量范文文档任你选，，为你的工作锦上添花,祝你一臂之力！